

国别与地区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最新发展与影响^{*}

敏 敬

〔摘要〕 伊战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治上高度自主,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由于受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影响,土耳其反分离主义的困难加大,伊朗库尔德反对派以建立联邦制作为新的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标志中东库尔德问题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库尔德自治也导致伊拉克民族矛盾从国家政治层面蔓延至民间层面,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地区影响力扩大,从而形成两伊、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三国四方”的地区关系格局,进一步影响未来伊拉克和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 伊拉克; 库尔德自治; 土耳其; 伊朗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1-0073-78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影响中东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库尔德问题的核心症结,是在现代民族主义影响之下,库尔德人的民族地位及其与现存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库尔德民族主义要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并为之采取包括暴力活动在内的一系列分离主义行动,历来遭到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武力镇压。库尔德问题因此成为长期困扰上述四国内政外交的一大难题。其中,2003年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使库尔德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加剧了各国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具体来说,就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战后实现高度自治,使库尔德民族主义与伊拉克国家的关系发生改变,并刺激土耳其、伊朗的库尔德反政府势力重新活跃,客观上导致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地区影响逐步增强,形成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这一“三国四方”地区关系基本格局。

一、伊战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新发展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与结束,中东地区库尔德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以联邦制为基础,建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部分实现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治愿望,使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 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国内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自1958年7月革命后伊拉克成为共和制独立国家以来,国内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第一阶段,1958年至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前,伊拉克政府开始正式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存在及各项权利,库尔德人获准参与国家政治进程,库尔德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被写入宪法。其中1968年复兴党上台执政使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问题出现实质性进展,标志着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制度开始萌芽。根据执政的伊拉克革命最高委员会决议,必须有一位伊拉克副总统成员来自库尔德人,并在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委派会说库尔德语的库尔德官员。1973年伊拉克政府第33号法令又明确规定,将苏莱曼尼亚、埃尔比勒和多胡克三省划为库尔德自治区,以埃尔比勒市为自治区行政中心。1983年,自治区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成立,负责自治区的立法和行政事务,使库尔德自治制度更加完善。但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库尔德民族自

* 本文为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库尔德问题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编号08JC770010)阶段成果。

治制度缺乏实质意义,对提高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作用不大。首先,库尔德反政府组织与伊拉克政府就许多问题存在争议,而且双方立场很难调和,导致谈判达成的库尔德自治协议被多次破坏,有关库尔德自治的法律和制度无法落实。其次,复兴党的集权 and 高压统治,使库尔德自治区立法机构及行政机构无法充分行使自主权力。加之政府长期对库尔德人实行民族同化,最终使所谓民族自治有名无实,提高库尔德人的政治地位变成空口号。

第二阶段,从海湾战争结束至 2003 年复兴党政权垮台之前,库尔德人逐步实现武装割据,内部自主权力有所提高。这段时期,由于伊拉克政府军遭多国部队沉重打击和美英军队长期制裁,无法有效地控制北部地区,国内库尔德反政府组织获得了良好发展机会。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简称库民党)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简称库爱盟)为主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借助美英禁飞区制度的保护,陆续控制了伊拉克北部大部分地区,并于 1992 年 5 月联合举行首次选举,成立议会和政府,开始实施武装割据。不过,库尔德人虽然获得了北部地区的控制权力,但其整体实力还很虚弱,所谓库尔德政权没有获得伊拉克政府正式承认,不具有合法性。

从 2003 年至今是伊拉克库尔德人政治地位发展的第三阶段。期间伊拉克先后经历美军入侵和战后重建,库尔德人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终于实现了高度民族自治,并使这一成果写入伊拉克宪法。2005 年 10 月通过的新宪法规定,未来伊拉克实行联邦共和政体,库尔德自治区是伊拉克的一个联邦主体,有独立的议会和政府,实行内部自治。新宪法标志着库尔德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民族政治实体,并可以在宪法保护下与国内其他民族在各个层面展开平等竞争。实际上,库尔德人不仅在自治区内高度自主,在伊拉克最高权力结构中也占有重要比重。阿拉维政府时期,开始有两位库尔德政治家分别出任伊拉克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之职。2005 年大选后,更有库爱盟领导人塔拉巴尼出任国家总统,兹巴里继续担任外交部长,巴尔哈姆·萨利赫担任计划部长,一举垄断中央政府三个重要部门。在议会和立法领域,库尔德人同样举足轻重,库尔德议员有权对议会重大提案表示否决,没有他们支持,任何议案要在议会通过将十分困难。对外,库尔德自治区的独立倾向日趋明显,常常抛开中央政府与西方国家和周边邻国开展独立外交。这些在复兴党统治时期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

2 石油经济迅速发展,自治区的经济基础日渐稳固。海湾战争前,伊拉克政府对库尔德反政府武装实施经济封锁,对库尔德人实行民族同化,导致库尔德地区经济发展被严重忽视和边缘化。1970 至 1974 年,自治区获得的中央发展援助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 7-12%;政府 150 个发展项目,自治区只获得了 4 个。自治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地下矿藏,也无益于当地经济发展,因为无论铁矿石还是石油总是被开采出来以后先运往外地再进行提炼。^[1]长期的经济边缘化政策造成库尔德地区居民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尤其使库尔德人对中央政府普遍不满,反而有利于库尔德分离主义扩大影响。

后海湾战争时期,库民党和库爱盟试图改变地区经济的落后状况,但在联合国石油禁运和复兴党政权的双重封锁下,所有努力都收效甚微。而两党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商道冲突不断,反而使地区困难有所加重。只有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这一状况才基本改变。首先,复兴党垮台和新宪法出台令库尔德人深受鼓舞,人们强烈要求结束冲突、谋求发展。各库尔德派别不得不顺应民意,搁置争端,加强合作。同时,美国为稳定伊拉克国内局势,不断在各个库尔德派别之间加强调解,促进了库尔德人的内部团结与合作,为恢复和发展地区经济创造了和平条件。其次,库尔德武装配合美军迅速击溃伊拉克军队,使战争对库尔德地区造成的破坏大大减少,有利于战后经济迅速恢复。最后,伊拉克开始战后重建,吸引外国石油公司和资本大量涌入,使库尔德地区的石油工业和对外贸易获得强大动力。总之,在一系列有利因素影响下,战后库尔德地区经济开始迅速回升,其中石油部门作为支柱产业,更是获得蓬勃发展。从 2005 年至 2009 年 5 年时间,自治区政府大力吸引外资,先后与 35 家外国能源公司签订了石油协议,从中获益 50 多亿美元。这些收入全部被计划用来改善区内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医院、供水系统、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2]经过自治区政府的努力,基尔库克的油井从 2 口增加到了 6 口,每口井日生产能力分别达 1.6 万桶至 3.7 万桶不等。2008 年自治区政府确定的目标是,未来五年全区石油日生产能力达到 100 万桶,最终实现自主出口石油,彻底结束库尔德地区不能炼油的历史。^[3]随着石油经济迅猛发展,伊拉克库尔德人逐步掌握了地区经济大权,库尔德民族经济初具规模。从而为自治区摆脱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大力推进区内建设和谋求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库尔德人在政治、军事方面抗衡国内阿拉伯

人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3 库尔德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建军欲望十分强烈。历史上,库尔德武装遭政府军打击,力量时断时续,时强时弱,很不稳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步走向稳定发展,一是库尔德民兵数量不断增加,二是民兵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与政府军作战,还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参与派别冲突,从事军火走私,等等。尤其是参与伊拉克战争和镇压费杰卢、摩苏尔等地反美起义,使库尔德民兵规模迅速扩张,库民党和库爱盟领导的民兵部队分别达2万人和4万人之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武装目前在国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和政府财政支持(包括士兵薪水和退休金),伊拉克前政权禁止民族和教派武装的政策就此终结。

伊拉克政府同意对库尔德武装提供有限支持,目的是在政治上对库尔德人进行笼络。但这并不能阻止库尔德人的扩军步伐,后者不久即提出了组建9万人正规部队的更高要求。^[4]2009年11月,自治区领导人巴尔扎尼会见到访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正式向美方表达了这一立场,希望自治区部队不受伊拉克国防军控制。并就自治区武装和安全机构的设置、训练和调整等问题与美方进行洽谈。^[5]毫无疑问,库尔德人急于扩充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旨在保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它严重违反伊拉克的现行法律,不符合削弱教派和民族武装、实现国内和解的根本需要,相反会加大库尔德问题的解决难度,威胁伊拉克的政治团结和国家统一。

伊战后库尔德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实力的增长,改变了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发展轨迹,突显了伊拉克联邦制度的松散特征,势必波及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整体发展。

二、土耳其、伊朗库尔德人的连锁反应

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的库尔德问题向来有密切关联,任何一国库尔德人发生问题,必然会引起其他三国库尔德人强烈反应。尤其各国库尔德反政府组织相互支持,彼此交换人员和情报,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传统。^[6]伊战后,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使土耳其、伊朗两国的库尔德问题重新激化。

1. 为土耳其库尔德分离主义死灰复燃提供契机

上世纪80至90年代,库尔德分离主义曾一度活跃,给土耳其国内造成巨大损失。仅反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简称库工党)武装与政府军的冲突,就造成

3万多人死亡。1999年2月,土耳其情报部门成功捕获库工党领袖阿卜杜拉·厄贾兰,才使这一局面有所控制。厄贾兰迫于土耳其政府压力,呼吁库工党放下武器,无条件停火。于是有部分库工党成员向政府投诚,残余人员则陆续退出土耳其,藏匿于伊拉克北部山区等待时机。2002年,库工党又宣称放弃武力,鼓吹民族自治,使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更加趋于缓和。

但伊拉克战争爆发打破了土耳其实现国内和平的愿望。期间土美关系紧张、伊拉克北部局势动荡、伊拉克库尔德人与美国关系迅速升温、伊拉克宪法允许库尔德人高度自治等一系列事件,无不释放出积极信号,刺激库工党分离主义欲望重新膨胀。后者很快宣布放弃停火,加紧实施对土耳其境内目标的袭击行动。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将在伊拉克北部的游击队营地增加至7个。

针对库工党死灰复燃,土耳其政府和军方继续沿用传统政策严厉打击。2007年,土耳其终于排除美国阻力,开始派军队对库工党武装进行越境打击,并不断公布胜利战果。^[7]同时还敦促伊拉克政府共同签署针对库工党的反恐怖主义协定。尽管如此,由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影响,土耳其反分离主义斗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首先,伊拉克政府缺乏合作诚意。库尔德人和什叶派分享权力,使得伊拉克政治领导人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维系两派共同主导的联合政府,避免为打击库工党向本国库尔德人施压,更反对在北部采取直接军事行动。^[8]其次,土伊库尔德人表面上划清界限,实际上藕断丝连,后者经常对前者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持。伊战后,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迫于形势需要而表示反对分裂,支持土耳其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反对库工党的暴力和分离活动。但两国库尔德人的关系仍很密切。2008年,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访问土耳其,表示库工党必须在放下武器或离开伊拉克之间做出选择。但次年3月重访土耳其时,他又呼吁土政府特赦库工党,恢复库尔德人的文化自由。^[9]他的这一表态,本质上反映出中东库尔德人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并且伊拉克库尔德人关心这一利益,因此预示着土耳其将长期面临来自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潜在政治压力。军事方面,土伊库尔德人也动辄暗度陈仓,交换情报与武器。据美国军方反映,2003年以来美国援助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武器,有大批从库尔德人的军火仓库不翼而飞,最终被证实落入库工党之手,从而加大了库工党对土耳其的威胁。最后,美国作为导致地区动荡的始作俑者,主要关心如何以最低成本维护伊拉克国

内稳定,而不愿增加新的政治和军事负担。因此,它一方面表示同情土耳其面临的处境,支持对库工党采取行动,并在2006年将库工党列为恐怖组织,另一方面却始终拒绝从军事层面配合土耳其围剿库工党武装。由于以上因素,土耳其打击库工党基本上是在孤身奋战。相反,库工党武装则凭借伊拉克山区掩护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带来的有利因素,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越来越成为难以短时根除的安全隐患。

2 对伊朗库尔德反对派产生激励,扩大了伊拉克模式在库尔德人中的影响

和土耳其、伊拉克相比,伊朗库尔德问题造成的影响历来相对较小。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以下简称伊朗库民党)派代表到德黑兰,试图就库尔德自治问题与新政权进行谈判,被阿亚图拉·霍梅尼严词拒绝。1979年8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向库尔德游击队发动进攻。1983年10月,库尔德地区所有高地被政府军完全占领。伊朗库民党领导人被迫流亡伊拉克,在萨达姆政府支持下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1989年7月,该党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嘎希姆芳在维也纳被人暗杀,^[10]党内从此陷入混乱,力量一蹶不振,对伊朗国内的威胁也大大减轻,直到爆发伊拉克战争。

2003年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之时,伊朗库尔德地区就开始出现骚动迹象。2004年伊拉克过渡管理法通过,更加引起伊朗库尔德人激烈反应,有多座库尔德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庆祝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文化和政治胜利;游行高呼口号,要求给予伊朗库尔德人同样权利。^[11]伊朗的库尔德反政府组织也跃跃欲试。不久,一个名为“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以下简称库自党)的新的反政府组织在两伊边境宣告成立,拉赫曼·哈吉·艾赫迈迪任该组织创始人兼秘书长。哈吉·艾赫迈迪上世纪60年代曾与阿卜杜拉·拉赫曼·嘎希姆芳一起参与改组伊朗库民党,80年代任该党中央委员会顾问,1986年脱党并流亡德国。约20年后,他又重返库尔德地区从事反政府活动,并发起成立了库自党。库自党刚刚成立,便成为伊朗最大的反对派组织,打破了伊朗库尔德反政府活动的沉寂局面。

库自党在许多方面都受到邻国库尔德反政府组织的影响。据西方研究,库自党虽然表面上宣称独立自主,不受其他库尔德派别的思想影响,但实际上它的政治主张和活动方式上均与库工党有一定联系,可以说是后者在伊朗的翻版。^[12]比如该党多次制造针对警察、法官和政府官员的恐怖事件,说明该党和库工党一样

信奉暴力,而非其所辩称的非暴力主义。^[13]

相形之下,库自党受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影响最大。库自党出现在伊战结束、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制度确立之际,时间上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有因果关系,证明伊拉克战争和库尔德自治的确对伊朗库尔德反对派产生了激励作用。实践上,库自党以卡迪尔山区伊拉克一侧为活动基地,至少间接获得了伊拉克库尔德控制区的庇护与支持。这也是伊朗政府从2006年起,被迫在防范美军入侵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在两伊边境兵力布署的主要原因。^[14]但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对库自党的最大影响还是在政治层面,主要表现为后者试图以伊拉克模式为达到目的的主要手段。具体而言就是:一,以谋求伊朗库尔德问题国际化为突破重点。2007年底,哈吉·艾赫迈迪专程前往美国寻求资金和军事援助。其动机被伊朗政府一语道破,指出库尔德反对派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制造暴力把库尔德地区拖入战争,进而拉进美国,重演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游戏。^[15]伊朗政府因此一开始就把反对库尔德分离主义与反对美国入侵紧紧联系在一起。2009年5月19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访问库尔德省并发表讲话,他指责美国在伊朗西部边境收集情报、筹备资金武器、策划阴谋活动、培养恐怖分子,警告少数库尔德人不要为美国所用,否则将被库尔德人所唾弃。^[16]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朗关系持续紧张,伊朗反对派谋求实现库尔德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不排除在形势高度紧张之时,伊朗库尔德人步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后尘,充当外部势力干预、甚至入侵伊朗的积极内应。二,将争取建立联邦制作为伊朗库尔德反政府组织新的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当代伊朗库尔德反对派向来有争取独立和争取自治两种主张,其中“争取库尔德斯坦自治运动”在二战后曾十分活跃。而伊战以后,这两种主张均被在伊朗建立联邦民主国家的政治口号取而代之。库自党号召动员一切力量,“为承认各民族权利的、联邦制的、民主的伊朗而战,也为世俗的、非联邦的、男女平等、实行宗教和文化自由的库尔德斯坦而战。”^[17]就连老牌的伊朗库民党也认为“武装冲突不是当前的出路”,而主张应“以民主和联邦制为前提争取民族权利”。^[18]伊朗库尔德反对派如此热衷联邦制,表明其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的发展中认识到,在现有条件下,联邦制比谋求独立或单一制下的民族自治更有利于库尔德民族主义;借助联邦制度,库尔德人既可以减缓谋求独立带来的国际压力,也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自身权益。从根本上看,争取联邦制是当代中东库

尔德问题曲折发展的思想产物,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迫于长期国际国内压力,逐步走向务实和理性,整体考量自己长远目标和现实利益的具体体现。联邦制作为一种政治目标和动员口号从伊拉克扩展至伊朗库尔德中间,预示着中东库尔德问题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库尔德自治与伊拉克国内矛盾和地区关系

库尔德自治作为伊拉克战争主要产物,充分体现了战争对伊拉克国内及周边地区政治平衡所造成的破坏,特别是它激化了伊拉克的国内矛盾,客观上使库尔德自治区在两伊及土耳其关系中的影响上升。

1 库尔德自治使伊拉克中央与地方(自治区)、库尔德人与非库尔德人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之一。随着战后库尔德人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断上升,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矛盾也日趋加剧,其中石油利益矛盾尤为严重。作为战后重建的重要内容,伊拉克石油部一直要求库尔德自治区将所有石油设施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并把石油收入上缴国库,由中央财政向全国统一分配。但这一要求遭到自治区政府坚决反对,后者既不希望中央插手自治区石油事务,也不愿将大部分石油收入拱手让出。^[19] 为了达到目的,自治区动员库尔德议员阻止伊拉克石油法在议会通过,致使伊拉克石油部拟定的石油法草案虽数易其稿,仍无法面世。库尔德自治区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使双方很难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妥协一致,从而难以在二者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果自然导致国内政治裂痕日趋扩大。从2005年起,伊拉克政府实际已基本放弃对自治区石油事务的管理和干预,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南部地区;同时寻机对自治区石油生产及对外合作开展打击报复,^[20]使国内出现两套各行其是、互不相让的石油生产和管理系统。^[21]

库尔德自治还导致伊拉克的民族矛盾从国家政治层面向普通民众层面逐步转移。民族矛盾在伊拉克国内由来已久,但主要是库尔德人与少数阿拉伯统治上层之间的矛盾。而随着伊战后库尔德人势力不断坐大,这种矛盾开始向下蔓延,引发了库尔德人与普通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频繁冲突。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个民族都对包括基尔库克在内的许多重要区域展开争夺。其中库尔德人为达到目的强行改变争议地区的民族结构和人口比例,更加令非库尔德人感到极度恐慌和愤怒。^[22]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加以抵制,民族冲突由此接连不断。阿拉伯

人多次示威游行,拒绝库尔德民兵维持治安。^[23]随着民族情绪不断上升和加剧,民族矛盾越来越成为未来伊拉克北部主要的不稳定因素。这一趋势也引起美国方面高度重视,美军开始于2010年初调整计划,以使主要兵力布署在北部地区,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民族冲突。^[24]民间层面的矛盾反过来制约着伊拉克的国家政治,阻碍国内的政治团结和民主进程。2009年基尔库克选民登记问题导致新选举法草案再三推迟通过,即是明证。^[25]就目前来看,伊拉克民族矛盾仍处在不断的上升和积累当中,它的破坏作用还继续有待释放。但在矛盾缓解和消弭之前,它依然是阻碍伊拉克国内和解的重要因素,也是需要研究者密切关注的对象。

2 随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两伊和土耳其三国关系的影响上升,“三国四方”(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这一新的地区关系格局基本形成。早在伊战尚未结束之时,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就为缓解国际压力,明确表示不谋求独立,支持伊拉克的国家统一。^[26]但土耳其和伊朗认为,这不过是伊拉克库尔德人蒙蔽世人的一道幌子,联邦制则是其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两国因此继续密切监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一举一动。

从2004年起,土耳其政府和军方通过不同渠道向伊拉克库尔德人发出警告,提醒后者不得占领基尔库克或损害土库曼人的民族利益,否则土耳其将诉诸武力。伊朗方面则再三重申,如果伊拉克政府不对库自党采取行动,伊朗将向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发动军事进攻。土伊两国还积极开辟隐蔽战线,通过扶持代理人来影响伊拉克国内政治。土耳其支持成立了伊拉克“土库曼阵线”,通过该阵线抗衡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反对库尔德人占领基尔库克,谴责库尔德民兵和美军屠杀平民。^[27]伊朗则加强与伊拉克什叶派的传统关系,遏制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影响。部分因为伊朗的作用,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西斯塔尼坚决反对给予库尔德人议会否决权。什叶派最大政党伊斯兰最高委员会领导人哈基姆更是长期与伊朗关系密切,直至2009年8月在伊朗去世。^[28]这种关系,无疑使伊朗在与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人的交往中处于有利位置。而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开始升温,两国间的政治、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也对各国库尔德反对派构成了压力。^[29]

但事物总有相反一面,两伊、土耳其及库尔德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积极因素。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人2003年就展开秘密谈判。土耳其利

用库民党和库爱盟急于换取外部支持的心理,成功为本国资本战后进入伊拉克换取优惠,土耳其石油公司因此成为最早获得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石油开采合同的外国企业。^[30]目前,双方的经贸合作还在进一步深入发展。同样,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伊朗。库尔德地区是伊朗向西对地中海和欧洲国家输出石油与商品的重要捷径。如果二者能建立并保持一种建设性关系,则对双方都有大有裨益。因此,无论消极还是积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都堪称两伊及土耳其三国关系必须涉及的重要方面,从而形成三国四方的基本格局。未来伊拉克和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格局不同主体间既防范对抗,又相互利用的关系演变。

[注释]

- [1] Gerard Chaliand *The Kurdish Tragedy*, translated by Philip Black, London and New Jersey: Zed Books Ltd, 1994, p. 66
- [2] Perry William, "Iraqi Kurds to net \$ 5bn from oil contracts",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July 24, 2009, p. 11
- [3] [4] [19] Chris Kutschera, "A Kurdish Oil Emirate?" *The Middle East*, May 2008, p. 44.
- [5] 杨俊:《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要建军》[N],《人民日报》2009年11月30日。
- [6] [18] Kerim Yildiz and Tanyel B. Taysi *The Kurds in Ir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ondon: Pluto Press, 2007, p. 63, p. 116
- [7] Jon Gorvett, "Turkey strikes south", *The Middle East*, May 2008, p. 20.
- [8] [14] Ed Blanche, "Kurdish Powder Keg", *The Middle East*, January 2008, p. 27, p. 26.
- [9] 杨俊:《土伊重新走近有动因》[N],《人民日报》2009年3月26日。
- [10] 据说这次暗杀系伊朗情报部门所为。见 Gerard Chaliand *The Kurdish Tragedy*, p. 80.
- [11] [15] Chris Kutschera, "A Kurdish Awakening", *The Middle East*, January 2005, p. 31, p. 32.

- [12] Michael M. Gunter, "Book Review about *The Kurds in Ira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Summer 2007, p. 540.
- [13] 中国新闻网:《伊朗库尔德武装宣称对枪杀检察官负责 4 人被捕》, 2010年1月19日。
- [16] 中国新闻网:《伊朗革命领袖哈梅内伊指称美国培养恐怖分子》, 2009年5月20日。
- [17] [29] Chris Kutschera, "Strategic Fight for a Confederal Iran", *The Middle East*, August/September 2008, p. 21.
- [20] 《中石化竞逐伊拉克油田遭拒》[N],《华西都市报》2009年11月25日。
- [21] "Territorial Dispute Benefits No One", *Middle East Economic Digest*, 7/24/2009, Vol. 53, Issue 30.
- [22] "Kurdish Forces Abduct Arabs in Kirkuk: US Memo",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5, 2005.
- [23] Bushra Juhri, "Arabs demonstrate against US plan for Kurdish patrols", <http://www.arabnews.com/?page=4§ion=0&article=126131&id=6&m=9&y=2009>.
- [24] 人民网 1月15日电(记者安国章):《美国军方说 8月份后美军将集中部署在伊拉克北部地区》,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10780278.htm>, 2010年01月15日。
- [25] (记者)杨俊、吴云、温宪、(黄培昭):《经过 10 次磋商,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就基尔库克问题达成妥协,新选举法扫清伊大选最后障碍》[N],《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0日。
- [26] Michael M. Gunter, "Kurdish Future in a Post-Saddam Iraq",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23, April 2003, pp. 9-23.
- [27] Henri J. Bakey, "Turkey and Iraq: Perils (and Prospects) of Proximity", Washington, DC: U. S. Institute of Peace, Special Report 141, 2005.
- [28] 巴格达电(记者付一鸣):《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在伊朗病逝》, 新华网 2009年8月26日。
- [30] Chris Kutschera, "A Kurdish Oil Emirate", p. 42.

作者简介: 敏敬,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兰州, 730020)

收稿日期: 2010-07-15

修改日期: 2010-11-25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uch as the outbreak of war, cooperation facilit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nd norm maintenance

World Economy

52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G20

by Huang Meibo & Hu Jiammei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have become matured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profitability analysis as the base content and Game Theory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In practice,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coordination evolves from G7 to G20. 2010 sees G20's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sation, which is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nowadays. The paper reviews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7 and G20.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vides five aspects of the content of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program of G20 and what China should do in this process.

Countries and Regions

57 Lobbying Practices of Cuban Americans

by Pan Yaling

Cuban-American lobbying is noted for its anti-home country nature ever since they began to practice in lobbying in the 1980s. This is pre-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ban-American, they are its polarization of its population, differentiation of political status of two types of population, and its geographical centralization. The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make the political immigrants have much bigger influence in the lobbying practice that is characterized as anti-home country lobbyi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s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uban-American lobbying has been moving toward a normal state since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but this process still encounters big obstacles.

65 An Analysis of India's Energy Policy

by Shi Hongyuan

As a result of the severe shortag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dia's energy security is confronted with a big challeng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guarantee its energy safety, the Indian government has taken a series of measures, mainly including the increas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trategic petrol re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energi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ergy using efficiency, bettering in petrol products and active energy diplomacy.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age of petrol and natural gas reserve, they could only solve the energy problems to some extent, although their reform has got some effects. That is to say, they could not solve the problem completely.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to rely on the petrol and natural gas as their main energy. Whether its energy safety could be guaranteed or not depends on its energy diplomacy and the certainty of steady supply of oversed petrol and natural gas.

73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Impacts of Iraqi Kurdish Autonomy

by Min Jing

The end of the Iraqi war has witnessed the high political autonomy,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Kurdish autonomy region. This marks a new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urdish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As a result of this, the Turkish anti-separatism struggle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and the building of a federation has been taken as a main political aim and slogan by the Kurdish separatists in Iran. The ethnic conflicts in Iraq have also extended from the state level to the popular level. Thus, a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countries and four sides", that is between Iraq, Iran, Turkey and the Kurdish Autonomous Region of Iraq has come into shape which may have greate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urdish problem in this region in the future.